

原非

小说选集



大连出版社

原非



小说选集

大连出版社

序 言

摩 罗

在原非的文学世界,最有生命活力、最感人的艺术形象是女人。这些女人都是从中原乡村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像菌子一样裹挟着浓厚的泥土气息。中原文化的那份沉重、那份坚韧,常常从这些女人的言行举止、顾盼神思中流溢出来,从特定的生存环境对她们的规范和制约中体现出来,尤其是,从她们令人唏嘘感叹的命运中展现出来。从情窦初开、谨奉母命的草姑(《久远的茶庵》),到成熟而且精神日渐坚挺的田双苗(《洛水流》)、云香(《明天,七爷回家》),再到寡居大半生直到暮年才得以神思恍惚地体验恋情的青长娘(《老树》),几代女性都在命运的波峰浪谷间颠簸不息,即使挣扎得筋疲力尽,也依然不放松对自己命运的关切和祈求。

在这些被命运簸弄的柔弱生命中,有三个女人很引人注目。他们是《老树》中的青长娘,《久远的茶庵》中的草姑娘,《光太婆》中的光太婆。

暮年殉情的青长娘

这些苦命的妇人,她们应对处境的姿态各不相同,青长娘是其中最克己奉职者。对于《老树》中的青长娘来说,原本没有正面

打量过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成为寡妇之后,她也没有细细思量一下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因为她怀里揣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养大孩子是天职,个人则是奉行这一天职的工具。当所有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之后,她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暮年。

《老树》的故事就发生在青长娘进入暮年以后。她遇上了跟她一样饱经沧桑的东河老汉。东河也是年轻时代就失去了伴侣,此后一心供养几个孩子,一直没有条件和心思为自己重新找一位伙伴。跟青长娘一样,也是直到孩子们全都成家立业了,他的心里才算放松了一些,才在孤独的倾诉中渐渐对青长娘产生了那种不便启齿的爱慕依恋之情。

鳏居寡处的人有他们独特的悲苦,他们养大了子女,自己却越来越孤独。他们被迫从自己苦心经营的世界里节节后退,精神上孤独无依。东河老汉和青长娘经历了同样的磨难,最容易从对方身上找到理解、慰藉和依恋感。当东河老汉偷偷摸摸地去乡政府打听老年人领结婚证需要什么条件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晚年的依托。

在汉语典籍中,棒打鸳鸯的故事很多,但言说的都是长者对年轻一代爱情婚姻的粗暴干涉。至于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爱情婚姻是什么态度,这在历史上可能是个伪问题,因为老年人根本没有爱情婚姻的权利。有人说妇女的生存状况标示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句名言的主语如果换成老人或儿童,是同样成立的。一个社会的文明是整体性的,它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认可和弘扬将会惠及各个阶层。一个社会的不文明也是整体性的,它对人性的漠视、对人的权利的压抑和剥夺将会祸及所有群体。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老人的地位和权威历来不可摇撼。即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老人竟然依然无法享有情感权利。那些鳏居寡处的老人如果表现出男女私情,不仅为社会

所不容，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感到蒙受了羞辱。青长娘还没过门的二媳妇甚至宣布，不愿意嫁到这样不知羞耻的人家。

东河老汉和青长娘的悲剧命运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双方的子女都不愿意承受由老年人的情感现象带来的羞辱，于是坚决反对，执意要拆散这一对不知羞耻的老鸳鸯。青长娘的孩子将东河老汉当作偷情贪色的坏人，大打出手。东河老汉不但受到来自晚辈的身心伤害，还受到自己内心的深重谴责——因为他跟反对他的环境共有着同一个文化，在他看来自己这么老一把年纪还想谈婚论嫁确实丢人现眼。他终于为自己的感情要求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内力外力的夹击使得他含恨而逝。

谁能够想得到，被情感压抑和性压抑折磨了一辈子的青长娘，会在暮年成为一个殉情的烈女。当她默默地承受那些压抑时，她被人看作有德行的人，因而受到尊重。当她试图从这种压抑中摆脱出来，享受常人所能享受的温暖、体贴、慰藉，社会和家人都将她看作异端。她用几十年的勤劳奉献克己禁欲所树立的道德形象立时崩溃。她不但失去了尚未得到的东河老汉，而且无法继续从自己苦难的历史中得到慰藉，自杀成了她唯一的出路。

中国古代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人人皆知的训条，可是这个民族对于“老吾老”的含义的理解却过多局限在饭食上，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于老人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以及其他生理需要心理需要的尊重，也是“老吾老”的重要内容。青长娘与东河老汉因为互相倾慕而为世间所不容，最后双双失去生命的悲剧故事，不仅揭示了老人的不幸境遇，而且警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缺陷保持清醒，这种缺陷就是对他人权利缺乏理解和尊重。

精神失常的光太嫫

光太嫫的寡妇生涯开始于30岁那一年。此后她的大半生行

状受到众人的高度称赞。作者这样概括主人公的一生：“光太婆早年寡处，拖带着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日子过得自然凄惶。合作化前依赖几亩薄地，烦亲戚帮着耕种。合作化后土地充公，她也无例外地靠了一双手挣工分。妇女算弱劳力，工分差不多比男子低一半。为了不吃队里的照顾粮，免听闲话，她就拼命干活。说是拼命，却也不见她过于奔波。不像有些女的一经发奋就把自己变成半个男人，变得咋呼遇遇。看上去，她总是那么不声不响，消消停停。就这样，她摘的棉花就比别人多，割的麦垅就比别人长。年终下来，她挣的工分甚至比一个强汉还高出一头。按人六劳四分红，她家的吃粮标准就恰恰越过了照顾线，达到自食其力。这就是一个好女人和普通女人的差别，体现的是一种灵巧和智慧，一切都心中有数却不声张。她不仅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还供每个孩子都读了几年书。是的，无论怎样的辛劳黯淡，光太婆总保持着一副女性应有的姿态。”不仅如此，一个寡妇通常可能产生的风流韵事，在光太婆这里没有一点风声可供捕捉。

然而这只是光太婆的一面，是她刻意塑造和保持的一种社会形象。在喜欢议论他人风流韵事的环境中，她以这种干干净净的名声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她的孩子果然个个自尊自重，活得有头有脸。

很显然，这种社会形象与她的人性要求存在着某种冲突。她越是超出常人地勤俭劳作，心理上就越是有一块柔软的地方需要得到温暖、抚慰和扶持。这种需要无法从公众的称赞中获得，也无法从孩子的撒娇邀宠中获得，而只能从一个异性伴侣那里获得。一直到小说的结尾，作者才暗示我们，光太婆一直拥有一位这样的异性伴侣。也就是说，她在人性需求和社会约束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符合社会规范，以便得到公众的肯定和称赞，这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只要这位情侣不被公众知道，社会舆论对她的称赞就不会改变，人性需求和社会评

价需求就能同时得到满足。

但是,由于在她的具体境遇中,这两种需求存在冲突,她就只能将其中一种长期藏着掖着,心理上则一直高度紧张。这种长期的紧张对人格构成严重的伤害,导致了地心理的撕裂。她凭借着强大的生存本能,深深掩藏着这种伤害和撕裂。当她年老体衰、瘫痪于病榻之上,由于老情侣偷偷摸摸的探望引爆了她的精神崩溃,她立时精神失常,表现出精神病患者的严重症状。

说是精神失常,其实就是打破了维持已久的平衡。她的饱受压抑的个人愿望不顾一切地凸现出来,一切曾经妨碍她自由地实现个人愿望的因素都受到她的责骂和诅咒。她的诅咒是她对自己长期忍受的心灵伤害的修复。然而,这种爆发性的修复,这种表现出明显的精神病的特征的修复,其实是她蒙受的另一种伤害。

“无辜负疚”的草姑娘

精神上受伤害最深的寡妇是《久远的茶庵》中的草姑娘,草姑娘不是名叫草的姑娘,而是名叫草姑的小女孩的母亲。这个寡妇母亲因为丈夫的去世而背上了沉重的精神锁链。青长娘、光太婆在恪守养儿育女的责任时,还可以享有道德上的崇高感。草姑娘在含辛茹苦养育女儿的同时,却还承受着罪恶感的严重折磨。她因为算命先生说她命中克夫而对丈夫的去世负疚不已。她认为她的克夫命是丈夫病故的原因,在负疚的同时对自己的生命深深厌恶。

尤其可怕的是,女儿草姑不但长得像她,命相也跟她一模一样:不但命贱如腐泥而且有克夫之凶。下一代对自己命运的延伸使得草姑娘精神无法承受,她不能容忍自己的生命如此下贱还如此肮脏罪恶,不能容忍由自己的女儿承续着这样罪恶的命运再去祸害他人。她焕发起巨大的力量决意对这罪恶的命运进行反抗。

她的反抗方式有两种,一是及时停止为恶,不跟任何男人沾边,以免自己的肮脏为害他人,同时要求女儿草姑守身独处,不再贻害他人。二是立志行善,以坚持不懈的善行给自己恕罪,以期来世不再如此下贱而罪恶。

青长娘除了跟东河老汉相恋以后有点非分之想,此前只是默默忍受命运的蹂躏,光太嫫暗中有个相好也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她已经认可了命运对她的安排。惟有这个草姑娘,比那两位复杂许多。她可以说是更彻底地认命,更加决绝地逆来顺受。可是另一面,她那不让自己和女儿与男人沾边的决心,和她结庐荒岭以茶水布施众生而且终生不渝的善行,分明显示了她改变命运的宏愿。命运一词本是人们对于那些决定着自身的现实境遇的神秘因素的命名,那些神秘因素存在于人的知识之外,全系天意而非人为。可是草姑娘却决意要为自己的命运承担全部责任,并企图用自己的行为和力量影响并改变自己和女儿的命运,这不但体现了她反抗命运的勇气,也蕴涵着她蔑视命运的魄力和超越命运的信心。

一个精神强者的形象几乎就要呼之欲出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草姑娘对于命运的反抗,不是立足于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立足于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她不但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爱恋男人的权利,也放弃了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共同负责的权利。当她认可自己克死了丈夫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僭越了丈夫对自己命运负责的权利。当她执意不让女儿接触任何男性,谆谆告诫女儿一定要独身一生时,她又僭越了女儿选择并承担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僭越不是出于个性扩张,而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否定。她实际上是把自已看作丈夫和女儿生命的否定者,因为女儿的贱命是她的罪恶的延伸,她觉得自己在每个人面前都像那些神话体系中的魔鬼一样,是一切光明、正义、善良、幸福的负面因素和否定力量。

看样子她是反抗命运最彻底,实际上她是否定自己最彻底。

古代哲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进一步说,肯定你自己。对于自身生命的肯定和捍卫,是每个生命的本能,是最基本的生命伦理准则。然而草姑娘后半生的践履与此原则相反。

女人的命运是文化

什么是命运?前面说过,那些决定着人们的现实境遇和发展前景的神秘因素,因为存在于人们的知识之外和经验之外,被人们含含糊糊地称为命运。可是,对于原非笔下的那些不幸的女人而言,命运未必有那么神秘,未必处在人们的知识之外和经验之外。

就拿“克夫”一词来说,为什么在汉语文化语境中找不到它的对应词“克妻”?丈夫不寿而终可以责备未亡之妻命中克夫,妻子英年早逝为什么不归咎于丈夫铁命克妻?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对夫妻之间相互影响力的评估和对责任的划分缺乏基本的平等。在对偶制家庭遇到变故之后,对为夫一方和为妻一方的道德要求也不一样。男人丧偶可以续弦,女人丧偶却被要求守节。

青长娘丧夫之后之所以不敢有非分之想,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的制约。她进入暮年以后,早已完成了养育子女的伦理责任,也淡薄了名节之虑。终于本心发动,想照顾一下自己的情感需要。可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依然不放过她,直逼得她走上死路。光太嫔虽然敢于蔑视这种约束,敢于违背它的要求与心爱的男人亲合,但她不得不采取暗中来往的方式,就因为她时时能感觉到那种无形力量的威胁。看看青长娘的结局,就能明白光太嫔的谨慎不是多余的。

守节者虽然牺牲了很多,但还能得到某种道德崇高感和满足

感。草姑娘却没这么幸运,她的守节过程就是备受罪恶感折磨的过程,她几乎被愧疚感和罪恶感所摧毁。而这种愧疚感和罪恶感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不如说是外部力量强加给她的。这种力量跟戕害青长娘和光太婆的力量本是一家,同源同质。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文化观念,是一个文化体系中对于男女关系的解释和规定。将祸患的原因归咎于弱者,这是强者逃避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国际战争中,战争的责任被安戴在战败方的身上。在专制政体中,国家的灾难和政权的罪恶被安戴在失败的政客头上,如果没有与当权人物对等的失败政客,就安戴在那些女流诸如妲姬、杨玉环等等头上。在男权社会,几乎所有严重的祸害都要由女人承担责任。一个男人出门打猎没有收获,常常解释为刚出门时遇到了女人。一个男人出行遇到麻烦,也能归因于启程时有女人送行。一个丈夫盛年去世,归咎于妻子克夫简直太顺理成章了。

当这些灾难转化成文化的力量压在女人头上时,女人的命运实际上并不神秘。她们的命运是由男权社会的文化气压决定的。社会开明、文化气压较轻时,她们的责任和精神压力就小一些,生存空间就大一些。社会衰朽、文化气压加重的时候,她们所承受的罪过和精神压力就增大,生存空间就越变越小。构建社会是男人的事业,女人究竟拥有多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男人成就的高低。男人将社会建设得开放、文明,女人的空间就大一些。如果一个社会处于衰朽、禁锢甚至崩溃状态,男人必定萎靡而又躁戾,女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逼仄。

构成我们当下生活空间的文化,是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之后逐步创立的,带着明显的男权色彩。这种文化体系不改变,要想彻底改变女人的命运恐怕很难。

原非在他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对女性的命运投入了这么多的关注,想来他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性别意识,不像一些具有女

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基本上是女性作家)那样是有意从这个角度进入文学和文本。他是在对于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深刻体察中,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集中到女性身上的。他要着力表现的是超越性别的普遍价值和人生慨叹,比如关于命运、关于尊严、关于苦难等等。

对于女性命运的微妙改变,原非的作品也有所涉及。因为他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所以他不是企图通过对男权社会的批评来实现女性命运的好转。他期待着女性自己在精神上挺立起来,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最出色的小说《明天,七爷回家》、《洛水流》中,就寄寓着这样的情致和思想。田双苗、云香都是这种经过漫长的磨难之后终于越来越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生命权利、实践自己的生活信念的新一代女性。《蹦蹦嫂》中的蹦蹦嫂、《春困》中的毛妞,也属于这一类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并且越来越敢作敢为的女性。即使是《久远的茶庵》(这篇小说跟《明天,七爷回家》、《洛水流》同样优秀)中的草姑,也与她母亲完全放弃自我的性格大相径庭,曾经焕发起那么强烈的掌握命运的冲动和激情。虽然草姑失败了,但她的自我意识和激情都被后人所继承,云香和毛妞虽然远非一个性格类型,但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却显示了同样的趋势,不难看出她们比草姑那一代人具有更加勇敢的姿态。这种姿态不但会影响到自己命运的改变,而且还必定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的改造。

作为一个作家,原非也只能这样含蓄地表达着对于文化改造、社会发展的愿望。

目 录

序 言 \ (摩罗) \ 1

上 部

洛水流 \ 1
明天，七爷回家 \ 92
老树 \ 168
久远的茶庵 \ 252
天若有情 \ 329
蓦然回首 \ 379
半夜说的故事 \ 399
蹦蹦嫂 \ 411
光太婆 \ 428
誓 \ 441

下 部

雾气消散的日子 \ 455
掉裤子韩宝儿 \ 547
杂症 \ 606
拉谷草 \ 676
春困 \ 769
胡二先生 \ 811
哲学家 \ 822
村耻 \ 832
王家烟火 \ 845
不打了 \ 863

跋 \ (王晓峰) \ 873



洛水流

—

当初，她走在洛村长长的土街上——街上总有河雾流荡过来——但凡长一辈的见了，相逢一笑，都叫她一通家的，其后又叫她金章家的。而归落到户籍册上的时候，她这才正经地是田双苗了。如今，她的名字虽还留在洛村的户口簿上，可她已经走出了洛村，两手空空的，静悄悄的影儿独自拖着，去住到河滩上的一间看井屋里。倘若有谁猛可地想起她来，掐指一算，她的出走还不到一年光景。也才半年多光景，还曾议论纷纷来着，按说她留给人的印象似乎不该是猛可间的。然而，在一般的日子，洛

村人是不大容易想得起了。

即使这猛可间的思念，也须哪个急急慌慌地从村街上走过，在马一通那倔出街面的庭院那儿，因人来车往堵塞了道路，堵了很久，耽误了时光，不禁向着安了铜栏杆的楼房斜睨了眼睛；再不就是走过李金章的电线厂，被喧杂的机声吵得头疼，也依然地皱起了眉头；这儿那儿，一样地激起了愤慨或疑惑，有了紧迫和压迫，只有这时候，许是应合了心境，双苗的身影这才幽幽地出现了。

远远地且也姗姗地，无边的河滩里，一派深深的秋绿，一条湿漉漉的田埂。在田埂的一端，她向你走来了。你一眼望过去，她的身影自然还看不清楚，但已能分辨出那种女性的婉约行姿。身材也许丰满也许苗条，脸色也许秀美也许不尽如人意，因为她离你还太远。于是，你就期待着她快点走过来，好让你看个实在，满足你的猜测。然而，她却老是走不过来。秋绿掩映的田埂本就深长，她还不住地左右绕动，俯下身去捞摸一阵什么，总那么淹留不前的。由于你的急切，便愈觉着她来得迟缓，由不得心里焦急，眼睑也睁得生疼起来。这样，她就仿佛还处在地球的一极，悠悠地梭行着，一行一穴地，小心地埋着胚芽，直待地球布满了春色，她才来到你的身边；又仿佛起身于一部浩瀚历史的源头，从甲骨文到横版书，一步一停地验证着每一个字迹，踉踉地向现代靠近……你这样感觉着的时候，难免要产生绝望，如此等待，怕是一辈子也见不着她的真容颜了。

然而，也就在你的绝望无限膨胀着的时候，不知多久，湿漉漉的田埂依然深长，她就突然地出现在你身边了。这当然不由使你惊喜，但不及惊喜到圆满就又空吊在那儿——因为，你一时还弄不准她是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悦目。除过长长黑发披散的头顶，展现在你眼前的，差不多就是扑闪闪一垛青草了，而那黑黑

的长发又差不多是草的一种品色。她也许丰满也许苗条,但你看不出,全被青草遮掩了去。青草显然是拦在右腰窝里的,右侧的草叶间闪出一角雪亮的镰刀。又显然地,草是太多了,是用镰柄连了双手才拦得住。显然又太吃力,一颠一颠地,总之是困在石坎上的一架草车了。

兴许是她看到或感觉到面前有人,长长的黑发便从草捆上抬起,几近失措地抬头,甩一下汗湿的头发,露出汗湿的脸来。

这时候,你的惊喜在停顿之后又会继续下去。果然,她的面容实在是美丽,一点没有辜负你的期待。秋月吧苹果吧梨花吧似乎也可以拿来形容,但这形容似乎又太嫌平常。似乎是,秋月应再添一抹微云,让苹果深压枝底,梨花带雨浓,似乎只有这样,方可略略道出你的由衷赞许。她朝着你笑了,浅浅的笑,红晕从平平的颧骨那儿洇开,自然有一对承颧的酒窝;眼睛也向着你,这究竟是否目呢还是属于凤睫……然而,不等你想得贴当便又诧异了。她的眼神无疑是妩媚而动人,尽管眼角有了细微的纹络,但那神光却使你大感意外。黑黑的眸子定泊在中间,一动不动,明净而安详。但这明净安详又非通常所说,而是叫你一眼就洞察到,那其实是一种麻木。分明地,她的眸子里有着辛酸、困惑、疲惫和柔怯,而这辛酸、困惑、疲惫和柔怯,又异样地弥散在忧苦自甘深不见底的宁静里,宁静得如同再也不会复活的远古……这时候,你不禁又回味起你刚才的感觉。或许,她深远宁静的眼神,也真可以延伸到历史的源头;再联系到这一捆掩埋着她的青草,她也真可以将地球植出一片绿色。

如果贴近地想,那么你必然联想到红颜薄命之类,自然也就引起你的同情和关注。于是,你这才发现,她的浅浅笑容其实是很惨淡的。红润的嘴唇从一角颤颤地启开,似欲踌躇地想要向你诉说。于是你便耐心地等待,等她陈诉苦情,然后给她以帮助,甚

而可以为她去赴汤蹈火。可是，好大一会了，她什么也没说，嘴唇只那么颤颤着，之后也就低下头，长长的黑发重又变成草的一种品色，从你眼底下移动过去。草是对根拦着的，身后也一样地绿叶披拂，依旧是一架草车。于是你似乎有所恍悟，她的微笑只是一种陌生相遇时的礼貌，或者是施于世道的一种惠愿，并不当真要向你诉说什么。苦情一准有，但也如那一捆青草，她自个儿是拖得动的。

不过，洛村人似乎没有感触这么多，这么不着边际。他们从马一通的庭院和李金章的电线厂那儿经过，突然感到紧迫和压迫，一时地上不来气，似乎是为了喘息的需要，这才油然地想起了双苗，想起她曾在这两家做过媳妇，想起她宽和的为人行事，可以散作春风的情怀。不过，这怀念也只一刹间，不知他们喘息过来没有，就又匆匆地走去。现今的洛村人的确活得太忙了，有鲜菜要运到集上，有玻璃镜和螺丝要推销，有糕点或汽水已积压了半年，某处有一批廉价原料，还有工商所、市管会、税务所，也别忘了镇政府，各处的关节都要前去走动走动……看他们终日小旋风一般的步履，就是身边池塘里有孩子呼救，即便他们自家的孩子，他们也是没有工夫打捞的。

除过那猛可间的思念，至于看井屋，洛村人已是彻底地忘却了，更不用说光顾。如今的洛村人虽还种地，那差不多只是一种附带，大都心思踉跄地奔了办厂、开店，倒买倒卖吧统统称之为生意，再说那看井屋也是早就废弃了的。但也有人不时地看到过双苗，那是渡过洛河到对岸搭乘火车的时候，在渡口那儿等船，浏览之中，看到她在不远处的一片河滩上开荒，不直腰地挥动着镢头。有时，也见撑船的毛头，带着一只山羊，蹲在她的地头上。

二

河雾好似凝固了，怕有半晌了，终也不见散去的意思，仿佛千万年前就睡在那儿又执意千万年地睡下去。任是什么景物都叫雾气给淹没了，也连带着声音。对岸铁路上，有火车通过时的笛声，窒闷得犹是来自地底，叫渡的呼声也如淋雨的飞絮。再近不过了，镢头深深地砍下去，有草根切断，还打着了石砾，头发就垂拂着地面，那响声听起来也极其细微，就如捣碎了一只薄薄的花生壳。

一见早，双苗就摸索着来到河滩，摸索着挖起来。眼见着秋已过半，满河川的秫秫老了花穗，草也结籽，不意间还有黄叶飘零——种麦的节令说到就到了。本来，她也有一份责任田，但早被金章租了出去。今年开春离开金章的时候，离租期还十分遥远。金章自然不给她，想借此留难，而租了田的人家也很支吾，说是投了许多的工，地刚喂肥，还没见多少庄稼……于是，双苗就只好不要了。

地是极难开垦的，绵羊皮似的尽是杂草，而大多又是根基很深的茅草和莎草。但又必须斩草除根，不然它们就会把种子争吃了的，似乎不待你擦净锄头，就又是一片草荒的肥绿了。

一从沾着地边，双苗一弯下腰去，就再也不见她起来。镢头是不时地高扬几下，顺着一个镢窝挖下去，直挖到草根的末端。之后，顿一下立了镢柄，双手在翻起的沙土中细细地刨捡，湿腻腻地捡出茅草莎草的根块，扔到身后的草堆上。之后，又扬起了镢头。

微风从河面上吹过，板结了似的河雾终于有了动静。但你毫